



論語講義

口七12
1665
2



門 〇七 8
雜 1.665
卷 2

宋木志印

論語講義

論語講義卷之二

日本 越前 田中願大壯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著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可妻也三字挿蓋記者
二人者其德量有餘裕皆足以御家人而可憑依矣
故謂可妻也縲與係累子弟之累同紲繫也縲紲者
謂長索連縛同罪人也蓋公冶長為人長厚訥言嘗
連坐在縲紲之中而恐其多累人不敢白其冤者故
夫子斷之曰非其罪也夫在縲紲之中者固人
之所不屬而以其子妻之者誠嘉而實之也 子謂
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

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紹又名适字子容諡敬
叔孟懿子之兄也蓋南容為人深慎於言嘗三復

白圭者故夫子言邦有道則其德不孤而雖不至於顯用必可被監拔不廢也邦無道則或在縲縶之中然亦免於刑戮之甚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乃亦益嘉而實之也○論旨夫子知公冶長非其罪此即德不孤也公冶長不自白其冤此即訥於言也南容亦略同其德故相承以作之篇首耳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

孔子弟子姓名必名不齊嘗治單父尚德任賢不事繁作煩言而大治矣若字即指言之也魯無君子者五字當時他國傳稱是語者而其意識魯雖以禮義之邦聞徒有君子之名無君子之實不能如齊桓晉文之立功也夫子因言有德有功若子賤者則實他邦所望之君子人也然而他邦尚稱魯無有君子之功德者斯語奈何可得取於斯子賤之前也○論旨以子賤明上一人亦皆君子而諸簡言尚德之人於其有為則大異乎小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此會品隲人物之次子曰女

器也子貢材識有餘而不善用之但多資之於其言辨而已故曰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瑚璉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乃以喻子貢之材識善用之於其所自守則可以成君子之美德也○論旨即明上三子之

所用其才者善而子貢則不能之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者口才巧令人意安於己也

或人固不識仁之義妄為仁恕仁弱之義而謂仲弓為仁而不佞其意頗嘉其仁而大憾其不佞也故下夫子之言曰不知其仁而外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禦謂拒其責也口給謂以口辨補給己之

過失也屢者其言頻數而變也言凡佞者之所尚在乎以口給禦人然本是一時之詐辨作之是以其言必致變易遂徒為其人見憎而已其他則佞無所用也蓋深正或人之失言故再曰焉用佞也○論旨或人之所言即譏魯無君子者之類而雖子貢心猶喜口佞是以不免為瑚璉因以明一切言辨不足尚也

○子使漆雕開仕漆彫開孔子弟子字子若夫子謂開之所學文德已足可用故許之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直承夫子之意指其已所學之事未能盡信行之而子說即悅其優於學也○論旨開亦與仲弓及上德行諸子同等人因以編列亦皆夫子之所悅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桴小筏也於海一作于海非此夫子假設一子路聞之喜子路誤以爲夫子與已故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也平生好勇是以今復果過我所言而聞之無所取其本旨裁其浮詞也○論旨漆彫開言未能信是其務不賴己材質而以勤之者而此章以下諸子率徒因其材所長而以為行者也上抑子貢辨今又抑子路勇皆明德之不在茲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有一長之材然仁則却難

爲矣故曰不知而以外之也下問求及赤亦問其仁者而二子亦爲其材却難爲仁矣故各條下每日不知其也又問即問其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不知其仁也賦兵賦也子路爲入其決裁明白不使衆徒擾亂故雖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軍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冉

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赤孔子姓公西字子華朝服必用帶故謂朝服爲東帶也

公西赤爲人善儀容長於辭說故可使與賓客言也論旨復明仁不在於勇若才辨乃唯在乎簡默諸子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即比較一人而問其為賢者也對曰

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貢以多知為賢是以有冀聞一知十之意因假設顏子與己其材優劣有此異以對也子曰弗

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猶黨與之與也蓋顏子學達淵源所謂左右逢其原者是以

子貢視之如多知者然顏子固非自尚多知者故夫子為子貢取其意改其辭曰汝所以云爾者其意正

唯謂大弗如之意也蓋教子貢去其知虛心求道也○論旨此亦即在才辨

而貴簡默務內也

○宰予晝寢晝居內寢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於予與何誅朽木腐朽之木也彫者刻之令其體內有所去起也糞土

之牆用穢土所作之牆也圻者鏝之使之平密也誅猶責也上一二句古語喻其體質不可飾以禮文夫子

因引此言古人所言當為如宰予者責之而無益故道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

改是此足以彌縫前語而觀其不誣矣但非同時之語故改端以子曰耳言於宰予見言行大違因

遂改聽言之法也蓋言出於心而行發於體故心與體不一其致則言行難合信矣如宰予乃其體慾熾

而不能與心攝者抑亦所以為朽木糞土也○論旨復舉事言辨而不務內者之弊明所以貴簡默焉

○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者其志氣不為體慾或對曰

申枨申枨孔子弟子字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慾者即任其體氣所勝於其志

氣之謂也蓋知慾之非剛則剛之為剛其義益明矣故記者併附焉○論旨簡默者之所務正在乎內故

外或似不剛而內實剛也長於華辨者其務專在乎外故外或似剛而內實不剛也彼申枨亦固朽木糞

土之徒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加者語相增加以壓人之意也凡事不究其情而但
以其辭端屈折凌壓人者是最為可惡故子貢體忠
恕之心欲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之語在夫子
前而與他人言者
而夫子自旁挿入其語故別稱曰賜也蓋子貢所稱
者誠忠恕之事然忠恕則唯簡默務內者可得而希
於此也如子貢好言辨者必視人為暗愚自不得不
加諸人故曰非爾所及也○論旨此亦抑言辨貴簡
也默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章文之細目也蓋夫子平常所
發之言皆是本於性與天道以
出之者而其言辭之所成義旨者則所謂文章也子
貢謂於其言語之成文章者則可得而聞知之也然
性與天道其義微妙旨涉幽奧是以自非通人達才
難得而聞之故子貢謂於其直言性與天道之源者

則不可得而聞知之也○論旨結前數章見
夫子之學問文章獨卓絕乎諸子之上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蓋學不可躐等當
盈科而進故子路
有聞心識其物輒欲必行之譬如以墨點炙穴者焚
一艾炷則其點處不復消滅矣故必一發之於其行
也如未之能行則空亡其有聞者一空亡之則亦不
可得復進故唯深恐之也○論旨子路此事可以為
進學之法矣故編列之於前
章得聞不可得聞之下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
名圉子貢疑其
諡不與其為人也
相稱故問之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
文也敏者身不敢自居安逸而以行其事也好學者
心不敢自恃其智而喜學詩禮之文也不耻下
問者其心明知事物義文之所在不限上下而不耻
問之卑下之人也要之皆是不敢自因而務執義文
以立其行者夫子因斷其命諡之義曰謂之
文也○論旨此亦即明可以得進學之要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謂子產之事有合乎

君子之道者四也其一一行己以恭而守身也其一一事上以敬而不慢也其一養民以惠而致情也其一使民以義而無私也○論旨蓋恭敬乃出於簡默務內者固合乎君子之道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皇侃本而

下有人字言晏平仲外善柔與人交無所礙塞然內守堅定久而其忠信愈見是以人敬之也○論旨簡默而有其實故必為人所敬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臧文仲魯大夫

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蔡國所出之大龜也節柱頭斗棋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

而作此山節藻梲之飾也當時以文仲為智夫子因詰問之言其山節藻梲極尊崇龜之事即是文仲自形其心之昧愚謂己智不如龜者而其無知天知人之識見明矣而世人以何如為其智邪不可解也○論旨教智亦當簡默本之其內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

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凡

孔門諸子論古人必問以其德行所當之名者蓋名定則當以得參校之古道以極其優劣之所當故也子文三仕三已已而無喜愠色及舊政必告者乃是無以勢官自利之心而唯視君事猶己事也故曰忠矣而子張猶疑亦可以謂仁矣乎故重問之然仁者必勉強操守其義者而未見子文如然者但其賦性然者故不謂之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析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

也違猶去也清者濁之反不被汚辱之謂也文子棄馬十乘而違齊以避崔子之他邦亦避其大夫如崔

子者乃是不淫富貴而避汚其身也故曰清矣而子張亦疑其仁然此亦未見其勉強操守之跡者故不

謂之仁也○論旨見上子產晏平仲輩亦皆未可謂之仁矣而教仁者專在乎簡默務內勉強行義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

名行父蓋文子三思之事其心內所為而人所不能見其實者則此不過世俗虛傳是稱者爾凡思之為

事其實繁不過再思過此則猶一思也蓋人不思者之所為一惟任氣發之故事皆害於物矣纔能一思

則事必有兩端苟就其兩端而細求之其條理其是非善惡可舉而知矣於是再復轉思之則其是非善

惡愈益昭明而不復疑可以行而無害於物焉矣而文子行不與之稱者故夫子微言此以破之虛也○論旨蓋所貴乎簡默者在能思之矣而思者乃前章仁智皆所資此而生故以編列焉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衛大夫名俞其仕當成公之時有道無道亦皆以成公之時

言也凡邦言有道無道及道言行不行者並皆言其民心自能取仁從義以成俗曰有道及道行也不者

反是上一二句古語夫子因評論之言凡人皆率好顯能見智故如其見智能者則人可能及也如其察知

時宜韜能藏智慎默不出以遠禍害則人非其所好故不可企及也蓋武子能不為血氣惑而其智瞭然

乎時宜者是特為可貴耳○論旨武子乃簡默而能思者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歸與者擬天意所在而思之也狂者進取而無厭之稱故於善無所不為

也簡與狷義頗近狷者不忘其初而有所不為之稱故簡者於不善則決不為也斯二者即夫子所以取之也斐者分別而文貌成章者各自成章也詩大雅棫樸篇云倬彼雲漢為章于天義與此類裁者就其中分割以制之其宜也言吾門人小子之居鄉黨者或狂或簡皆未得中行各自以其所長相共斐然成章于其一方不知所以裁節之於其中而以成全德之法因循度天意欲歸以裁之也○論旨如甯武子者能知時宜然狂簡之徒則亦各不能無其弊因教不可不就明師而裁之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事見於史記舊惡者他人之行舊惡於己者也凡人引念舊惡則必挾怨心挾怨心則其行必不得公平矣伯夷叔齊勉不念舊惡而怨亦因以自希少乃行得公平所以能仁也○論旨伯夷叔齊即能思而善乎自裁者故以編列焉於是又隱然始許仁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名高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焉字即提醒其不直蓋微生高其家無有而故乞諸其鄰家者是心有所枉也心苟一枉則其行亦無不枉矣心行俱枉則不直莫大焉是以夫子譏之○論旨微生高與伯夷叔齊公平之心相反者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足恭謂以恭補飾也左丘明蓋當時名賢其事足為人之儀標故舉稱之也蓋巧言令色足恭佞者之事而皆是務外飾無其實以害仁者故耻而不為也心實怨人匿之而外友于其人強同其志者此小人之事而以害直者故亦耻而不為也○論旨巧言令色足恭即乞醢亦其一端而匿怨即亦不念舊惡之反故以相承焉

○顏淵季路侍

問坐之時也

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之合也爾其

身所有也志者蓋其德所立之為之本基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

友其敝之而無憾 敝謂為其久用損敝而至於不可復用也憾心不滿也蓋車馬者物

之大者也輕裘者衣之貴者也而子路心不視利故能此然其意猶擇人故設非其人則雖無憾亦不得無些矜氣蓋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善無施勞之意也施施

及也言無以身為善之事矜伐之於人無以嘗為人勞之功施及之於其人也顏子以是修其身誠美矣然其事於其人則猶或不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 能自安蓋簡之善者耳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之字並皆指言其所為之事也言吾欲老者

者則安乎吾所為之事朋友則信乎吾所為之事少者則懷乎吾所為之事也是即夫子以道於中庸為其志者而人各自然得其所蓋善哉狂簡者耳○論旨因前章言耻遂明夫子之所志者且與在陳章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夫子思其天意宜或已強教人也訟猶責也言吾未見世人欲能早見知己之過而內自責改正之

者苟無之則教亦無益故曰已矣乎也○論旨見微生高乞醢及巧言令色足恭皆固不能內自訟者也而能內自訟者而夫子安老信友懷少之事可庶幾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也 不曰十室者蓋室內通財之事以其忠信尤易見也凡人為其生之道皆由其彼此相通以為己心之忠與其事久而不違以相依賴之信者故知其必有忠信者也蓋忠信固

雖可貴唯不過以不失其一己而以好學則可以遠知眾庶之所咸宜是以尚好學也此章夫子恐諸弟子或唯以忠信為其標的而不尚好學故以開喻之每言輒自引其身稱丘也言忠信而可以好學也○

論旨明忠信而好學則必內自訟夫安老信友懷少之事亦可能矣

雍也第六 凡二十 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為人重厚簡默即如下所言之敬簡足以可君臨下

民故曰可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桑伯子魯人仲弓欲使南面也知許其南面之言故問

此子曰可也簡夫子以伯子之簡亦許之可南面也仲弓曰居敬而行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以行簡無乃大簡乎仲弓

意但以其簡許之則其義未盡矣因言凡簡者居其

心在敬事而行簡則是重民事因舊章故可也若夫

居其心在簡事而行簡則徒惡事煩喜放隨故太過簡而不可也子曰雍之言然夫

善其論之精到故然之也○論旨仲弓即忠信而好

學者又專承前篇狂簡斐然章先見簡之當有裁量

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凡曰好學者非用詩禮之

者則不可以好學稱故下夫子之文義以操之心以立之行

對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以証之也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不遷怒者謂怒其怒而不遷易於其平

改之也蓋斯二者即好學之大効而詩禮之文義為

之心詩禮之文義為之行故夫子舉稱以應其問

也不幸者假命顏子永世則當有大為而早死故為

世不幸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也則亡者

言今夫子之門亡好學如顏子者也未聞好學者言

未聞世有好學如顏子者也○論旨不遷怒不貳過

者要之即敬簡因明學固貴敬簡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華即赤也使為孔子

為之辭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冉子猶

病其少自與己粟五秉也而子華受之者蓋皆狂者

之為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

子周急不繼富乘肥馬衣輕裘即言其富也急者不

可一日無之謂也周者分給其財

而濟之也周急言與釜庾則足也繼富言與粟五秉之大過其當也是夫子語以古義裁之故提醒吾聞之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也九百未詳蓋辭其多也此簡者之志也

子日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九字一氣讀毋乎者令之深用心而察其有無之辭也蓋原思家貧常多受人憐救故夫子欲以報之云爾也此夫子周急之證而抑亦善裁其狂簡也○論旨明夫子裁狂簡而暗特與乎簡者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此夫子以仲弓父賤而人不肯貴仲弓恐其或為此屈黷故特諭之者而言仲弓所生賤微然其身苟德行端正足以觀焉則為國家所知用譬猶犁牛之子騂且角者而神則必享此也○論旨復明夫子深與乎敬簡者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一語本是難解蓋顏子自言言之則是類自誇人固難遽信者若又以為夫子知而言之則何由知其三月之限乎學者試思焉此顏子能知仁為諸德之綱嘗欲從三月不違仁之務而以有發此語者而夫子今舉稱之以言其所見之特勝者耳不違仁者謂咸不違仁德而行也其餘者謂仁德之餘德也言顏淵果能其所言則如其餘諸德皆不必思求費力而或日或月自然來至乎其不違仁之中也○論旨以教凡學業皆當勉簡要而能之苟提綱則目自舉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日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日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日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日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從政謂為大夫從任其政也於從政乎上皆畧折苟能用之四字何有者何不可之有也蓋果

命語精義

則有決斷而事無稽滯達則通事情而能得人心藝則多才能而精辨物理凡斯三者皆從政之一善物故夫子許其可以從政也○論旨此三人者率皆狂者成一材者而其果達藝者亦乃前章所謂其餘者故以承此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

南魯北境上蓋閔子甚不欲臣季氏故告其使者曰善作之辭為我謝其為費宰焉因又語其志言如有復召我以如此者則吾必去在汶上避之也○論旨閔子乃敬簡以仕陪臣為大耻者而與前章三子之狂者其出處之志大異其歸者故併以編列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

有疾者有疾不可救藥也問省問也自牖二字揜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蓋古者於君父師同其敬焉故伯牛以此禮尊夫子夫子亦義視猶子而南面視之自牖二字即明是義也執其手親愛之也亡之者惜弟子中亡之也命矣夫一句就伯牛身以思之也斯人者言德行超出之人也斯疾者言難治之疾也再言之而其歎惜哀痛至矣○論旨見夫子深與乎敬簡之徒而於其出處期中之顯用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陋者其品卑於中也蓋

顏子家本不甚貧當是貧日甚一日且有故驟至於斯者故夫子言其憂之不堪其樂之改不改者耳賢哉者美其志行大踰於常也大抵眾人如此則必當憂悶困憊以變其志操矣而唯顏子能處此不改其舊時以從道順天為樂之心豈非大賢乎故夫子再言其賢以深歎美之也○論旨明夫子為敬簡者

期之顯用然在其人則不屑不顯用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言吾意非不知夫子之道之為

善者但我方不足行之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畫者作其

界限也言所謂力不足者初先勉強任之至中道力盡而廢極焉者是也今汝則未先試勉強任之而預自揣度其不能是為自立限而不行者故畫而與力不足者異也○論旨見狂者之於其學易進又易退故一旦有不如意則遂至於斯大異乎敬簡者之為矣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者以道教人者之

稱蓋君子儒者文質相適者是也小人儒者文質相偏者是也而此君子儒者專主敬簡成德而言之小人儒者專主虛文無實而言之也言汝須欲為可以君子儒稱者慎無為可以小人儒稱者也子夏蓋狂者之徒而文學有餘者故特警戒之也○論旨即明敬簡以成其德者而為君子儒也

○子游為武城宰

武城魯下邑此子游既為武城宰治之時而非新作武城宰之時也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言聞汝得人而助之治以日善治焉果如其言者乎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者路說正而易達者也公事公務之事也蓋行不由徑者方正也非公事未嘗至於其私室者簡直也言得此方正簡直人而為之治非我力所能也○論旨見如滅明敬簡之質者可以得為君子儒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

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伐即猶無伐善之伐也殿在軍後而與敵逐者相拒

也策打鞭也魯與齊戰軍大敗走之時而孟之反實獨在後為殿然不欲有其功名故曰非敢在後拒敵也馬不能前進耳夫孟之反心固不欲其伐也然假其策馬與其辭而能成其不伐之實者然則其文之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為用亦固大矣○論旨前章備見敬簡之質可貴此章因又明加之以文而可謂君子儒之行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祝鮀衛大夫字子魚巧佞為人所悅者宋朝宋公子美色為人所艷者蓋以祝鮀之佞喻

文以宋朝之美喻質而舉言當時之俗衰亂疾正故尤當以文行之以避禍害也不有者使省思其有無之辭言人不覺外有祝鮀之佞為人所悅之文者而內獨特有宋朝之美為人所艷之質則於今時之世難乎免其禍難也○論旨見質不可不愈用文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此章亦就當時俗愈衰亂

曾無有由斯道者而言之故曰莫也斯道者謂聖人因人性而所設教之直道也蓋人性本直於道是以人之於道其心初無不欲由斯道者譬猶將行道途者皆必由其門戶而出焉然則以斯心久常由斯道是誠為順且安之事然而世人莫由斯道者何豈不亦恃其性乎故夫子歎惜之云爾○論旨明文質不

必他求人性本順乎其文質相適者矣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野野人也史瞽史也彬彬者兩物互為會通而不相闕乏之意也凡人其所行自恃其質之美而不以用其文為要務則是質勝文者而譬如孟之反而無假其策馬與其辭何足以尚焉故曰野也若其所行但估其文之美而不以原其質為要務則是文勝質者而譬如小人儒徒華辨誇博者何與瞽史異焉故曰史也是故苟無此二弊質必用文文必原質兩物彬彬者然後始謂之君子也○論旨總括前數章文質之義以歸之中正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性本直故人在今且相

共為其生也亦當行其直而得以達其生焉然而蔽罔其性之直以行不直猶得其生者是幸未被刑戮而始免之耳○論旨又明人不可以不質直質直而後可以望其行之文焉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指斯道也此章語學者入道之淺深有此差等者而蓋人之於道猶出必由戶故能知之知之則可日能辨之然未必由斯道故不如好以承之者好以承之則可以能由斯道然未必得久之故不如樂以適其意者樂以適其意則莫不久常由斯道是以為其至矣○論旨明文行之淺深可以此知好樂而準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蓋大約人有上中下之三等其於行道亦有上中下人所行之三異而學不可躐其等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人以下所行之道其實足以協合其文以行之故也如夫中人以上語此則其質不足以協合其文而徒以資言辨故也○論旨明如前知好樂亦不可躐其等必當文質協合漸進以濟其美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對言鬼神故特曰民也義謂今日日人倫宜常務行之義也務者身常勤勉事行之也蓋天地鬼神之情

情即屬乎下民倫理之宜故重民義與敬鬼神其義一也而愚者不達此義故常不務民義但時祈福於鬼神是以禱祀一無益也智者則不然惟專務民之義心又敬鬼神不敢違之而以其所當獲福之報為久遠有此之事不敢遽望之亦知務民義不違則鬼神遂必錫福也此未免利仁之心然智者之事故曰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特曰仁者難者謂身所難行也獲者物當得者而得之義也言仁者與知者利仁之心別異而其身唯先務行其所自難者而於其當獲福者後之曾不顧講焉是可以謂仁也○論旨此語中人以下者故夫子所答詳於語知而簡於語仁蓋所以欲使樊遲用功於切近處學不躐其等也且知猶文也仁猶質也仁知乃固所以成文質之美德矣故茲又及於仁知之論耳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

樂者心氣快暢也壽者以其德永貞言之與楚語臣能自壽之壽同此章上一句想其心

所樂而言之中二句見其所為之事而言之下一句評其所言之德而言之也蓋知者舍舊就新故其樂可以水喻仁者存舊積新故其樂可以山喻知者常貴遷善故動仁者惟務篤積故靜知者尚有其身故樂得於道仁者與道合一故其德永貞○論旨此語中人以上者而以細教學者當精辨仁知之別以漸進達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齊風也魯魯頌也道謂

周道大小雅周頌所訓是也蓋齊風之所教大抵言雖未盡知而殫其所自足以從其行也魯頌之所教大抵言明其德以自除其邪慝而不敢休也周頌之所教大抵言受命行禮無所不宣也此言學者學詩先已以齊風成其知然後漸進一變而至於魯頌之所尚既又漸進一變而始得至於道也○論旨又明進道之有等級次序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木簡猶後世之竹簡也以其形方名觚者而當時

或用其不方者夫子因取喻以微言當時大夫以上有君子之名而無君子之實者猶名觚而實則不觚欲切諭之故疊言觚哉也○論旨明學問躐等亦猶觚不觚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日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井

也言今告仁者日有成其仁之事則其實雖設阱焉仁者敢從其言乎蓋宰我疑仁者不事智則徒有遭此害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

也不可罔也言汝何為如此之疑乎求仁君子則無此慮也蓋告以有仁故相從而遠逝焉

而如小人為名者或可為陷沒也君子固不為名故可逝也不可陷也告以有仁故其事見欺瞞焉而如小人為利者或可為蔽罔也君子固不為利故可欺也不可罔也○論旨明凡有其實者與無其實者其虛實皆不可掩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言君子於詩書之文莫所不博學通達然其行之則不敢縱盡其所識必縮約其所學之義以不違禮而行焉故學者亦苟欲如斯則庶幾可以弗離畔於其道也夫字復指君子之事使學者深思之也○論旨明君子無為小人所陷罔之虞者專由斯博文約禮為其素也

○子見南子南子蓋南蒯也見謂將見子路不說南子小人故子路不悅其將見

也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矢者今其所志期久遠不違也否塞也厭棄絕也言不止見南子之事設

有予心所否塞天命者在乎其身則天速棄已使死以勿害生民也○論旨明夫子博文約禮加之有以死矢天之志以待小人故曾無陷罔於非僻之虞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者地之中以生而中德自庸行乎人者是也言中庸之

為德也其可以至德無復尚之者稱矣乎何者以世人率皆忽由忽棄雖期月能久此德者甚鮮少也○論旨明雖前博文約禮及夫子矢天者皆不過成斯

中庸卑近之德矣而又總括文質及狂簡之義以與此章遙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子貢意普博施與於民而能濟眾生之艱者可謂仁因舉問之也乎者心許之而猶未敢定也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言是不獨止於其名則其唯聖人乎然如子貢所言者與天地

同其功業故雖堯舜其猶自病其不能之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也已譬比類也言夫仁者不必如前言已欲立

是即仁者之事故苟求仁者凡事能近取諸其身推類擴之以行諸人則求仁之法復無他故可謂為仁

之方也○論旨明仁亦當如中庸求諸近也

述而第七 凡三十 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者存舊義而

今易通明也作者本所無之事而創始也竊者不待人許之而敢自取之也我者心尚其人因內之而稱也老彭姓名其人未詳蓋先周之如此言者也蓋老彭終身惟紹述古道而不敢自作以其心實信古義之不繆而誠好尚古故也而夫子嘉之自比於其人亦同其所為也○論旨明雖夫子之聖猶惟述而不作學果不可馳高遠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者謂常恭默不外馳而細辨識其所聞見以存之德也不厭者謂學雖有困苦之事而不厭去之也不倦者謂教誨人之間雖有不如意者而不為倦休也言能此三事則我所任恰盡乎斯而無罪過以有加於我身也○論旨明學古成德之法及學者宜以自任之事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蓋夫子平常脩德其身因又講明其所

改之然而猶時用心省於此四者有所不能乎因以為憂也然則夫子其所以為樂亦可知焉耳○論旨此亦學古成德之法而學者宜務之事益詳明焉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間居之時也申申如者其容貌

外舒也夭夭如者其志氣內舒也夫子敬天樂命無所愧作是以自見其申申而通達者也夫子心又常溫存詩禮之文義是以自見其夭夭而發暢者也○論旨與上憂字反映見夫子雖不必用心之時莫所不存存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夫子

希德如周公其欽慕之至或時夢寐見周公矣及其晚則久無其事且頓覺其氣力衰減之甚是以深歎之也○論旨見夫子不唯燕居存存雖於夢寐之間未嘗忘脩德焉抑所以成夫至聖也

○子日志於道處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言學士當心常志於詩書

所謂之道身憑處於孝弟忠信等之庸德而以其道有事則因依於勉強濟人之仁而從事之無事則游息於禮樂之藝文而培養其德也蓋道不虛行必處於德而行矣然猶不能博大依於仁則其德博大矣然非知不成游於藝則義文貫融乎中而仁可以得知矣故夫子言之其序如是○論旨即明所以成德之法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脩以繩束脩肉之贄也

此夫子欲門人察夫子之行以儀則之因言雖門人童子輩如其人身自能執束脩以行其禮者以上是即稍志於道有意於受教者故夫子為其人雖無有言直以躬行示之平常以此為其誨也○論旨夫子躬行誨人者即前章處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之類是也故以編列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悱者其心非之而不能除去之謂也上一二句古語下一句夫子之語故特用則字也字別

之也言教人之法當一視其學者之誠實而從授之教蓋學者心氣奮滿欲進道之心甚切者而宜為啓導之不則不啓也學者進道之間或時疑貳悶塞欲排斥之然不能者而宜為明發之不則不發也夫子因釋其義言譬如喻人以有四隅之物當唯舉示一隅其人宜自以其所聞之一反復對證其所餘之三以舉之不則重復告其人固無益耳故古人不憤不啓之訓雖似不親切然教法宜如其言也○論旨明無志於道之人則雖聖人無奈何之何以激勵學者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此夫子偶然坐食於其側者故曰於

也未嘗飽者雖有美食不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字插是日謂歌終日不歌也○論旨夫子不止其於食不飽朝哭夕不歌者誠信懇惻善體人意之至也茲知前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亦夫子非不欲啓發彼不能憤悱者未由啓發之且是躬行誨人之一端故以編列焉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上二句古語言有人用之則發行之無人用之則懷藏之其用舍一惟任人我不敢好自顯揚又不

敢好自韜晦也夫子引之言惟我與爾獨有如是語之操他人則非所能及也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行猶行舟行聘之行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意人材各有所長

如此事則夫子必獨許己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

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徒搏馮河也馮河徒涉河也皆見

于詩言恃勇妄進曾不知懼者如子路則吾固不與也且軍事吾不欲言之然必問吾所與者則及臨軍

事先思其國家之大事而心甚恐懼不堪其任因為好善其謀而以期望其成功者是或可與也蓋顏子

則用舍任人事必與眾共者子路則雖勇然好獨用已者是以雖軍事亦夫子心與顏子不與子路也○

論旨明顏子善體受夫子躬行之誨者而子路則不之能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此夫子為世人或異夫子似甚不好富貴者曉之其肯之辭言富之可喜者而

求之無害於義則雖執鞭之賤役不擇其地位之卑吾亦與眾同為之然如求之有害於義則不可求故

我與眾違唯從任吾所好去就進退必以義也○論旨明夫子行藏非好異於眾唯義有不得已而然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慎者慮其失而保重之義也齊與齋通所以交於神明也蓋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及戰鬪之禍疾病之變亦皆有不測者焉故特深慎之也而其所慎不唯於其身又

自慎於言之故示其旨曰所慎也○論旨前章夫子不敢求富貴者蓋慎之也故又茲示其所特深慎者之大

方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為樂猶言為詩為禮也此夫子在齊國時適聞韶樂之善美將學之因齋戒絕酒肉專一學之

遂至於三月忘有肉味之美者也他日語此事言吾初不圖學樂之至於斯耽樂三月不知肉味也○論旨前答子路即慎於戰也此即慎於齊之一事因以編列焉蓋疾亦要之猶戰之小者故不必別承接之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衛君出公

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冉有疑夫子為出公仕義或無害若仕則當取富貴也然尚多知夫子不為仕是以不直問之而質諸子貢子貢亦心憚言之故以他事探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也諾者領其意而應之也

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其後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蓋出公不肯讓

其位於其父而拒之者此與夷齊所行之義相反故以為為問而夫子答以其賢則是以出公為不賢而其不為之仕既明矣子貢因又意若夷齊而怨天之不報施則夫子亦嫌其不富貴而或枉道故以為問而夫子答其不怨則夫子不為富貴枉道為出公仕者於是益明不容復疑故出告冉有曰夫子不為也求仁而得仁者蓋夷齊欲為人臣子舉其宜行之義以惠於天下萬世而得其所欲者也○論旨明夫子不唯於其學不知肉味於其行之亦忘富貴去就進退必以義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謂食之也蔬食麤飯也飲水代酒漿也曲肱而枕之無枕褥也浮雲謂行雲之暫留住也此夫子為世人妄欲富貴者語其宜之辭而言極貧雖如此亦其行苟不違義則吾謂之樂在其中矣何者不義而富且貴人或可以謂之能永保之於我視之如浮雲之不可保其在故也○論旨愈明夫子可保其在故也○論旨愈明夫子可保其在故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加假聲近

五十蓋卒字衍也蓋易之為義幽深精微非通人達材則不能注意者也學者通達其文義而能溫諸心以施之躬行遂成其德之謂也是時夫子年已老而學易有所未自得故欲天之加年得卒其業也特曰數年者見易之難學又却見夫子其未卒者僅僅不多也可以無大過矣者蓋易之為道一以吉凶悔吝撰之要道而其要以无咎為其所尚者故夫子期學之至以無過無過即无咎之謂也大字蓋對天而謙言也○論旨明夫子不欲不義之富貴者由於學易知天而然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舊常之正者而今存焉者之義

也雅言者謂如古雅之聲音而用之以言也蓋聲隨地殊音隨代異而聲音之訛其義隨轉其所關係甚大况詩假文言以昭其志書載古言以宣其義是以夫子於詩書殊加謹慎必置當代之聲音而以雅言也執禮皆雅言者夫子平日執禮以誨人亦皆以雅言也當時周室既衰雖人之用禮者率多賴聞見無

藉書策是以古言多訛而古義隨亡故夫子雖執禮以講習之際亦加謹慎必以雅言也周易亦當以雅言而不言之者其書幽深精微如門人游夏之徒尚罕聞其言且因前章之言足推而知之故也○論旨以教學者不可馳高遠當就其近者而切求之要寡過失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

公也葉公所問問孔子為人故夫子亦曰其為人也子路不對者以其聖德不易名言也

子曰女奚不日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言其不難對故曰女奚不日也蓋發憤忘食者酷嗜學道其勉至也樂以忘憂者深樂其道

道以忘世憂也不知老之將至者為道不知老之將至而唯從事之也云爾者謂如前言之為人將也○論旨承前數章總結之蓋三月不知肉味之類即發憤忘食也舍之則藏及不欲不義之富貴之類即樂以忘憂也加我數年學易之類即不知老之將至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之字指道也此語異於制作者而所以能成其德之由也夫子本以述古為任且所謂敏求者亦即學而不厭之類也○論旨明夫子之所成其德者亦唯其為人如前章所言者而得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此章以不語怪為主以怪字冒力亂神三者之上也怪者人之為非常而駭異者一切皆是也力者即謂怪力如左傳所云投蓋挾輓之類是也亂即謂怪亂如臣子弑逆及奸盜淫暴之類是也神即謂怪神如神降於莘神求瓊弁之類是也凡此三者率皆虛妄不根所謂怪而縱命其果有之亦其事非常有且夫子教唯以其所宜常行者是以不語怪也然有人強問則或有以答焉唯未嘗自起此語端故曰不語也○論旨見夫子好古亦唯以其常而無非常之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上一句古語夫子因引此以明學者可以取裨益之法言學者能用心觀三人行

以上一事而其所行各異則必有可為我師法者焉其法互擇其最善者而已苟無之則從之此得從善之師也其最不善者而已倘有之則改之此得改不善之師也故古人曰必有也○論旨明夫子於常行其取裨益率此類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司馬向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聞之言天本好生生而以德予於予輩常使以得保安焉然則我命繫乎天非桓魋之所得而制之故苟天之未欲其死者則桓魋其不能害予輩也明矣○論旨明夫子信而安命故有是言又見天生德於人故苟有志而學則靡不可成者焉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二三子即指侍坐諸子無隱乎下略二三子三字爾助辭猶耳也與猶云為也蓋夫子之所教不以其言而其行是以於其言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於

其行也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此夫子所教人之法也夫子因察諸弟子曉之言其或以我為有隱匿不言之事乎吾本無有隱匿乎二三子之事耳吾無行而不為二三子相顧教誨之意是吾身所當任之志也○論旨明夫子安命如前章故其無隱匿亦固足以知矣正唯弟子不能察夫子其所與之行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蓋文足以昭其義行足以成其德忠足以進其善信足以行其道如文而不忠則飾行而不信則偽忠而不文則野信而不行則愚四者各教其弊交致其美所以為君子也故夫子教必以斯四物也○論旨明夫子平常所與二三子無他不過以斯四者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者蓋制作文行忠信之教者是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者蓋漸進也有恒者蓋常向善人之道者是也以上四者皆就文行忠信而言之也而揅子曰二字者此雖類集夫

子異時之語然見時俗愈衰壞益難得其人而深歎之也可矣問皆畧謂幸二字

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言或忠信之實實亡之而自為有或文行之德實虛而自為盈或文行忠信皆實約少而自為泰有世率皆如此其難乎得有恒之人亦宜也

○論旨明成文行忠信之序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舉綱之提綱故謂綱為綱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射宿亦弋中之一事故省而字也蓋鳥獸蟲魚之肉人取而食之自先民而然故夫子或時為釣弋曾不以殺生介其意矣然至於綱與射宿則出其不意而掩蔽之亦情所難忍故夫子不為之也○論旨此雖微事可以觀夫子之文行忠信矣故以編列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蓋者槩其略而語之辭多見下略擇

其善者四字識記識也。不知而作者謂其人不生，知之聖人而新制作者也。夫子無是事，則忠信也多聞而從之者，其行也多見而識之者，其文也。知之次者，言次於生，知者之後列之事也。○論旨明夫子忠信而所以得文行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互鄉，鄉名，蓋是女闕而難與言善者。其童子而見夫子，請教。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潔者除去污穢，而以致清淨也。言吾所以受之者，與其進而欲為善之志，也不與其退而欲習不善之事也。且汝輩唯何於互鄉之人，殊疾之太甚也。人苟潔己以下語平，日與人相接之義，故更端也。言凡人苟潔己以進，則唯與其潔可也。如其既往之事，則棄而不保之，可也是以吾受彼之請也。○論旨此亦明夫子文行忠信而待人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人似以成仁為高遠，不可企及者，而不肯為之，然殊不然。我身苟有欲成仁之志，則應其志之厚薄，當成仁之事，從之頻頻自至也。○論旨明忠信而欲仁，則仁斯至矣。仁則其行自文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當時以昭公為知禮，而司敗素又知其違禮，因試問之也。夫子固諱言君惡，故祇答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子而

知禮，孰不知禮？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孔子退後，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者，不知夫子臣子之義，當云爾而反譏其答之似不當也。黨，謂私黨，匪非也。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夫子不自其由惟幸苟且似有過者人尚必告
知之也論旨夫子為君取譏最見其文行忠
信唯急於欲仁如司敗者
固無忠信欲仁之心者耳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詩也善
善其歌曲中

節也必使反之者夫子因其再三反復之而必期得
其善也和之者喜習之而長其善也夫子虛心於其
長善之事無毫失之蓋如此○論旨前章夫子喜聞
知己過此章喜得人之善皆是文行忠信之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謂

文藝也言若單言文藝則吾猶人而無必不可及者
焉然文能施之躬以行君子之事則吾心欲之而未
之有得也此蓋謙言文與行一而始可貴然文行本
當一致故別於其文而特用則字也○論旨明忠信
為本而後文
行可貴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

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此語當因子貢之言以再言之也豈
敢者言不受其名也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夫子固

正唯恐弟子不能學而為謙言之也○論旨前章夫
子謙文行此章又謙仁聖因以公西華之言明是唯
謙非不能者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諫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病謂疾之苦也

之所鑒臨而祈之禱也而當時禱祭多妄誕故夫子
問於正傳有之乎子路因引諫以對諫者哀死而述
其行之辭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夫子內敬天
命而耳順之外循天道而躬履之以其身常置於鬼
神所來祐之地其禱莫大於是焉故曰丘之禱久也
其意言不別用禱祭而可也○論旨愈明夫子之至

聖其素行合乎
天地神明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上二句古語不

孫者當為之而下而不肯下也固者拗泥不易也蓋奢則氣易驕故失其當讓而陷於不遜矣儉則氣喜守故失其當遷而陷於固矣古人戒其弊如此而夫子因言彼不遜者甚則必侮聖慢賢矣彼固者但已不能遷其善耳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論旨前數章言夫子聖德而文行忠信既備矣此因見學者於其文行忠信當須要貴躬行之儉不流於浮華之不遜其勤勉學者寬而深切焉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猶平也蕩蕩者物不見其涯極之

貌戚戚者踟躕難伸之貌蓋君子至公從道故心廣體胖而其樂蕩蕩也小人常抱私己故不愧於彼則作於此而其憂戚戚也○論旨明文行忠信者與不者其情狀亦類此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勵也心自奮進以率其身不惰之謂也

猛猶苛政猛于虎之猛也三者皆各易有其弊而無之故揅而字也○論旨溫而厲者謂其所自學好古及發憤之類也威而不猛者謂其所誨人躬行誨人及舉一隅之類也恭而安者謂其所於天命桓離章及不禱病之類也而要之文行忠信之德發見乎外者故以總括之耳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其次為仲雍其次為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史記曰大王欲

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昌繼立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生子發亦有聖德卒平殷亂是為武王所謂三讓者指此事也而大王之時周業尚微泰伯之讓稱以天下者何也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始翦商蓋大王始遷岐下周原周邦之立實自大王故曰肇基也大王知文王之聖傳之以國至武王遂滅商者實始翦商也周公之

追王大王王季蓋亦以此義也泰伯一讓之於季歷而遂以及文王又以及武王是三讓而皆以致天下安定之事故曰三以天下讓也至德謂無復加其上之德也言泰伯誠有三讓之德然默慮潛斷以泯其迹令民無稱其德是所以其可謂至德也○論旨承前篇言夫子之聖德因又述至德之義見唯夫子固無所不能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蕙與憊同恐懼也絞不容他物也蓋恭者所以守也故不敢勞人然

不用禮以分義類則不使其當使而獨勞其身矣慎者所以保也故每事而審然不用禮以知斷決則不略其當略而從蕙蕙焉亡可進取矣勇者所以克也然不用禮以順倫理則不辟其當辟而以擾亂紀綱矣直者所以行也然不用禮以權其輕重則不變其當變而絞焉拘束矣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記者因夫子之言又以其所聞而補之

餘意也言為上者唯篤愛於其親則民自觀感相共作慈恤之行而興起於仁也為上者不為喜新特而遺棄故舊則民亦耻苟且之事而其俗不偷薄也○論旨泰伯之三讓乃恭慎勇直兼有焉者也且恭慎勇直而有禮則可以得篤於親又可以得故舊不遺矣故以編列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手足就言臨深淵履薄水而以喻其心堅守固執之狀猶與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其旨同也啓即謂啓解其所堅守固執者也詩小旻第六章之語其首言旻天疾威不可測次言慎身以免其災咎至第六章乃言其戒慎恐懼當如此要不失陷也言吾自今將啓予戰戰恐懼如臨深淵之手啓予兢兢戒慎如履薄水之足也蓋天命無常唯守禮依義無少缺失者庶可以免矣曾子平常以此為念至今之將沒始知其既免也語畢呼小子者蓋深欲小子皆以如此為心故特初召門弟子而告之也○論旨明苟恭

慎勇直則亦庶可以得免其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者也耳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省問也問其疾且欲

有所聞也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言鳥之將死人猶哀其鳴况人之將死其言得不為善乎蓋語臨死之言出乎其至誠而欲敬

子之用心聽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

有司存邊竹豆木豆言君子有道為人最所貴焉者凡三事矣君子固履道有威儀故其動作

為粗暴惰慢者見遠一也君子固依道立中誠故其坐立為內外信一者見近一也君子固學道畜文義

故其言語為無文無義者見遠一也凡是三者君子其身因有道以所貴之效如斯矣若夫邊豆之事器

數之末則賤有司之所存知而非所貴乎君子幸敬子學習之也○論旨此亦要之恭慎勇直兼有者耳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言我以能行之身而問於

彼不能行者之有他一長者以多聞見之身而問於彼寡聞見者之有他一長者其為問之時深自謙抑

其實有識然其狀若無之者其實德性充實然其貌若無之者或時為其人遭觸冒逆戾而曾不與之計

校唯以務益乎我身是非眾人所能而昔者吾先友顏淵唯專為斯行也○論旨實若虛以上乃恭慎而

學至德之法犯而不校此真勇直者且見前章暴慢鄙倍非敢拒之彼自遠退之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言忠可以託幼君信可以寄國

命臨幼君之死生一國之存亡為大節之事而不可奪其忠信之志也不必論事之成敗有人問之君子

人與誠謂君子人也○論旨明恭慎則亦可以寄託勇直則亦不可奪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毅謂度量弘大志

氣剛毅也士當其躬如君子以成仁為己任是以其任貴重而其成仁之道廣遠故不可以不弘毅也以

下又以君子之事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仁字句其旨冒下二句言君子唯以成仁為其終身之任其務之益博益大死而後始休士亦當如斯故重而遠太甚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者古人言志之所

後以象成德之言者故學詩則德言沃於中而志意

勸興矣禮者先王之所制而以親親尊賢之宜寓之

於宮室器物及人事動作進退之間者故學禮則德

凝然強立矣樂者歌以詩行以節奏以象德行之流

動者故學樂則德義熟於中外乃其所興於詩之志

所立於禮之行於是能全順成矣是以夫子云爾

論旨明所以能成德行之本以總括前數章之義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謂農工商也言

使由禮樂之教而化不可要使知禮樂之本而議也

蓋為上者知之而出教民苟由之則不知而可也故

分別士與三民以不可言之也

成於樂是士之事而如三民則不必待然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蓋

勇當趨人之急可也然疾貧則其用勇於不仁之行

明矣故曰亂也人而不仁疾之當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可也然疾之已甚此徒疾人之惡者而亦亂之

所生故又曰亂也

論旨明民由禮樂則無此二弊而亂無所生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如有假設之辭周公之才之美謂才美之極也

驕者矜己之有也吝者不欲人之有也言凡事出乎驕吝之心而為之則槩無足觀者也

論旨明不由禮樂則雖有才美無所為用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猶邦有道穀之穀也言學既

三年而自謂己所學未嘗至於可以祿仕者是其人所期者不在外飾而在成德者故如此之人不易得也○論旨此不疾貧又無驕吝之氣者故以承焉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

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

道富且貴焉耻也

言篤志信心好學詩禮之道因堅守之矢死不失以善行其道為之

自重危邦初不入亂邦避不居皆害於行道故也而天下有道與其道合則顯達無道而不合則晦隱蓋君子之義如是故士居有道之邦者理當顯達而貧賤者此其道有所未盡故曰耻也無道則義當晦隱而富貴者此其道有所枉屈故亦曰耻也○論旨前章三年學不至於穀者即篤信好學也因為語其後之所到且以示出處之義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言士當唯素其位分之宜而行其道矣故不在

其位則不謀其政可也○論旨即補前章之餘義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據史記周

厲王時樂官各亂樂之卒章蓋前後兩篇之間其義稍難相關涉者以此濟之故名曰亂也蓋關雎舊唯二章至師摯始作第三章以補之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也洋洋者謂其詩之情意深切洋溢有餘也蓋關雎之詩意大抵以淑女譬德性之善而以為君子之所好述因教學者求之及其求之雖不得之而寤寐思服若稍小怠則輾轉反側矣第三章乃教其思服久之則至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故使聞之者樂從不厭之思有餘而充盈乎其耳焉故曰洋洋乎盈耳哉○論旨欲教前數章所言疾貧及驕吝者至於穀及富貴及謀其政并皆以外物為歡娛使然殊不識人各有其所可樂者在乎其中矣故以承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侗無智也，愿者事原，其心而行也。愷無識也，狂與
侗，其義固異，而侗與愷則其意不甚遠，故特重言
愷，以謂其無識太甚者也。蓋於狂者，其所取在乎
直於侗者，其所取在乎愿於愷者，其所取在乎信然
而各亡其所長者，是悖於其性，而以常情不可知者
故曰吾不知之矣。○論旨明人而亡常情者，雖詩教
亦非所為用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學之當極，酷勤勉其
心常如不及前者而事
之，猶且宜恐後而遂失之也。○論旨此章雖寤寐思
服，猶恐輾轉反側之音，而明前狂侗愷而失其義者
之其於學問遂不
可成是其分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言舜禹
之保有
天下其功業誠巍巍乎高大也，然則似其身宜享富
貴者，然而其心猶不有天下者，而身不關與富貴之
事，其德始終如一也。○論旨明不唯學問以舜
禹之聖，而其勉尚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是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

有文章。大哉，以其德稱也。言行四時成百物，其事功
巍巍乎高大者，唯天最為至大，故人莫能比
之者，而唯堯則之，是以其德與天合一，而蕩蕩乎不
見其涯際，故民唯見其與天同者，而無能別於天以
名焉。然而識者視之，堯則天之跡，巍巍乎其有成功
於民也。其成功之迹亦煥乎顯明，其有文章可觀也。
按：巍巍乎煥乎皆就其一功業而贊之，故文章下特
省也。字○論旨明雖堯亦身不與焉，而唯有恐失之
之勉以至
於斯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明其治多藉其力，故曰而
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臣，猶言良臣也。蓋亂字
本有治終而濟之之義，故
謂可託其終之臣，而為亂臣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
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

人邑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婦人焉九人而已不其然乎一句提醒法言良才難得何者唐堯虞舜之際於斯僅得

五人稱之為人物盛富至於武王優有十人然此亦以一婦人盈其數中則其難得益可以知矣豈可不

謂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難乎

德也已矣此似與上語不相類者然上言周人物之遠者是以不以孔子曰別起耳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故文王若以其眾攻紂則固易取焉然而尚服事殷者蓋文王

之於天下其意惟在從民心以為之而不在從己以為之故也其義猶與泰伯德讓以成大王之志者同

故謂之至德也○論旨明勤勞於王事之良才難得故可尊又明無己以

從人之為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

然矣菲粗薄也黻蔽膝也冕冠也皆禮服也溝洫田

力皆是美事而人之所難然禹則已菲飲食而致美飾乎黻冕

已卑宮室而以之盡民力乎溝洫是以無所容間議也○論旨明聖人亦無他克薄其自奉而唯盡其可

勤以括前數章群聖之事

子罕第九 凡三 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檢視其跡其事希有之辭也與與及也言夫子平常

不言利雖罕言利亦必與之於命若仁而言之曾無言孤利也與命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類也與仁

者智者利仁之類也○論旨明夫子絕無較利之念故與禹易地則皆然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

論語精義

蓋微者故不記姓名也蓋先大其博學而譏以其博學不能專執故反為害雖一藝不能成善名也子

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此唯為門弟子語其平素之志故特書謂門弟子也言汝輩以吾為欲何專執者若言欲執御乎欲執射乎則吾欲執御者也蓋射以傷物為志御以執轡如

組為技頗似御民人之道故也此即夫子自明大擇善而執也○論旨

證與於仁之利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

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麻細麻布也純絲也蓋麻冕功繁絲則功省而今人

皆用絲也禮君賜則臣當拜於堂下而今便拜乎堂上也儉者今人用絲者意謂麻清潔非不佳然今而

為之儉用絲則儉其儉乃今人自儉故特提醒也字而曰今也夫子因謂古所用固禮也今所用亦一

道其義之輕重相均不可異於眾故曰吾從眾也此夫子心非敢非古故不曰雖違古也泰者驕慢之謂

而夫子獨斷之為泰故特曰泰也而不曰今也此夫子本甚重於異眾然義不可已故特示其意曰雖違眾也學者須審詳文理而得其義也○論旨明夫子博學所執之義誠廣大可以師法十載矣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絕者物既斷去而無復接連之謂也母者

用心禁之未然之辭意者以意揣度人而事多有矯誣冤枉之弊者是也必者執事預決於未然而必或有蹉跌不中之變者是也固者執往絕今因以槩人

而遺善不遷義者是也我者我肆然自恣曾不思憚而加人蔑物者是也言夫子嘗欲絕四者因每事用心深顧臨其將或有之而早知之每能無之也既曰

絕四又每日母文頗似重複學者須細辨而得之焉○論旨明夫子從眾及違眾之事誠出乎其至公之義而絕無意必固我也

○子畏於匡畏猶畏厭溺之畏謂不與敵戰而奔也匡蓋鄭邑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

虎故匡人圍之此夫子與諸門人共謀欲脫其圍而奔之時有此語也

日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

文指文王所演周易之道而言之故下曰後死者不得與也若文字器物之文則夫子不得專曰後死者不得與也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言天意若欲使斯文喪而無傳也後於夫子之死而生者不得與聞於斯文也若天意未欲使

斯文喪也夫子之命斯文存亡之所繫則匡人不能害夫子明矣蓋夫子以死為分故以後死言也○論

旨證夫子與於命之利且見其無意必固我而天下之至文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宰官名

蓋吳太宰嚭也問夫子多能以其聖故然歎必有其因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

又多能也言天縱授其材將欲其成聖也子聞之曰太

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言太宰反似知吾少也賤故不得已多能於鄙事而言之者子貢則不知而其意以多能為美也聖

則吾不能雖然夫君子欲多而何為吾亦曾不欲多其所欲固不在此也君子以下語大有含畜宰

日子云吾不試故藝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

之餘意者而關係乎夫子大矣故謹書其名也言吾道不至為上所試是以不得已以藝立於世也○論

旨明夫子不得已而多藝能然其藝能亦必有所擇猶執御之旨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教學者可虛心之辭而言吾心常不自為有

知識者實為無知識者是以却有鄙夫問於我空空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兩端者凡物之義必有兩端譬如君與臣父與子長

幼夫婦及彼我相耦者皆所謂兩端也言嘗有鄙夫問一疑事於我方其時吾中為之空空如也而我就

其所疑問之兩端細叩推其可否既而知竭其事情始得以斷之豈非為無知而却有能知乎按此母意

必固我而可能之耳○論旨明夫子其於小加慎猶如此其藝亦所以必至精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

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言世既無天文之祥地理之瑞乃知天意當吾已強行道而徒以藝立其可也○論旨明夫子前既以文王之文自任然試猶且不得故有此歎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齊衰喪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此二者皆同有禮者故齊衰者下無與字瞽者樂師

也作起也作及趨者皆敬而不敢抗也蓋夫子所敬在其禮與樂不在其少長是以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也○論旨明夫子既有已矣夫之歎然其敬崇禮樂之誠信不衰如是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喟然歎聲也彌者語物滿十分之意也瞻長視也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遵道之次序也誘者巧教導之意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卓爾其物高堅而特立之貌末者語其物遙距絕遠之辭也蓋人之未學猶正牆面而立既學

始知所向矣顏淵既學既進肯想設夫子教人為君子之德象而仰之彌高者高遠比天鑽之彌堅堅者堅厚比地是其為德固彌綸天地者而顏子學習之間瞻其德象為在前者既進到其地位則忽焉在

後又瞻其在於前德象更彌高堅者耳是所以其得然者夫子循循然逐次而善從其才以誘人也而其誘人之方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者乃欲到彌高之位也約者乃欲到彌堅之地也而顏子既到及其為前

高堅之一德象姑欲罷休然亦已見其又為前之一大德象是以自惜不能罷休然其才已竭乎其既後之時矣而瞻其前有所立者更彌卓爾不可動者於是復振其力欲從事之然以其才既竭故未由也已

是以喟然歎之其意亦唯賴夫子之善誘也○論旨明以顏子之善學者猶有夫子之聖與天地侔而不

可窺測者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嘗為魯大夫時已去位無家臣故子路使

夫子之門人權為家臣欲以治其死及葬而隆之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

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久久潤之義言久無之而今復有行

詐之事也無臣以下就其事而推言子路之意子路豈欲使吾誰之欺乎將欲使欺天乎皆妄作無謂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且者論究其義未細而轉及他義以

語之辭無乎者曉其有之辭言以予意言之其死於臣之手與其死於二三子之手相比較則以死於二三子之手為所大安且無臣則無榮葬然縱其如此予已有二三子則亦固非死於道路之事是甚易知者而子路何獨不悟焉蓋異且責之語也○論旨明夫子雖病間猶常敬天且於人事無所不執其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韞者藏之內而俾不見也匱者藏玉之器賈價也沽猶賣也以美玉比夫子之德欲以知其行藏之旨也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言美玉固當賣之我則其德未成是

以今方欲為美玉而待價者也蓋別於玉而謙言之故用也字○論旨明夫子有德固欲行於世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或云近楚之地九字見其欲極居遠此夫子因厭時俗

而偶言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有言

君子之行者而居之施教化俗則不可以陋目之也○論旨愈見夫子欲行於世之切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夫子自衛

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年六十有八矣樂言詩三百也蓋詩有風有雅有頌風以施之庶民故徒歌以其土音不備琴瑟也然晉以二南歌之以琴瑟所以見其正也至於雅頌則八音皆備樂之正也夫子以其義

之所全者稱故不言詩而曰樂也以其物之所正者稱之故不曰風而曰雅頌也當時周道已衰詩樂多荒散闕亡夫子周流四方論校其義革正其序久之而後始得全正也○論旨明夫子施教化俗之具莫所不備焉

○子曰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蓋公卿貴者也父兄尊長也事者善事之謂也喪事者哀毀難

任非以勉强則事易致脫略乃以其哀毀之餘至周至密能盡其禮此能勉之謂也飲酒過度則為之困怠平日所勝任之百事皆不得不廢矣乃預戒之飲不過量此不為酒困之謂也何有於我者言無罪過以有加於我身也○論旨明夫子平常無所不以禮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者與物違去而無復歸者之義故古多謂去德流不善曰逝詩鄭風十畝之間篇云十畝之外桑者泄泄行與子逝之類是也此

夫子適在川上因觀其流水曰人之去德流於不善而不自悟者譬如斯流水去而不復夫其太甚者與水不舍晝夜同豈不哀乎雖然人之勉善存存者亦類乎夫水不舍晝夜抑所以勉學者也○論旨明禮樂不行之弊不少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德字當作活字看謂成德也蓋周南

所云窈窕淑女君子好述者乃借幽間之淑女以譬窈窕之天命欲人以其好色之心易以成好德之心寤寐求之晝夜不懈以成其德性實亦因其所有之性而為之訓導者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亦皆以是而言者也夫子憂學者未能服周南所教之義故言以歎之也○論旨即與前章相應愈見詩學不可廢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土籠也言今有人雖文贍行美而殆乎成德者若一善不踐而止

吾止也此誠可不耻而復勉乎雖學行未有素者苟一善踐之而進吾往也此誠可不喜而愈彊乎○論旨即勸勵修德之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者任其為而氣不勸也蓋夫子教

學者之道固有序即設其道指之日之也而其序始易而漸難然而顏子愈難而愈不惰故日而也不惰者勉強之謂也○論旨此章與前顏淵喟然歎章相應以明顏子蓋如為山常進而未嘗自止亦唯以其好德如好色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子死後

夫子謂之言吾見其日進一日也未見其欲止而自止也蓋惜使顏子不早死則其所成之高大不可限量也○論旨即與前二章應愈見學之成在乎其勉強之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穀之

始生日苗吐華日秀成穀日實苗者譬資質聰慧者也秀者譬文成其辨智也實者譬默識躬履成其德也矣夫者蓋有故而使察其有無之辭言苗而不秀者本無之夫學者則反有類此者矣既秀而不實者本無之夫學者則反有類此者矣蓋以勸勉學者自止而不進者也○論旨前章夫子惜顏子此章因又惜學者無不可成者而自止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矣字從何晏本畏尊畏也言後生者譬猶

苗之可秀又可實其他日之所成因其勤勉如何不可預可限量且以何定知來者之不如我之今日故曰可畏也然如四十五十既可秀既可實之秋而無堪傳聞其秀實者則其人遂不能秀實可知而已故曰斯亦不足畏也○論旨申述前章其勸學愈益凱切矣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

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

也已矣法語者先聖王常以為法則之語故以是告之則人皆不能不從然其所貴不在徒從唯

在從而改之也異與者容受而權與同於彼之言故以是則其人必悅之然其所貴不在徒悅唯在尋繹

其言而不失其善也蓋令從之令悅之者乃師教之力改之繹之者乃獨自之事故如不釋不改者則雖

夫子之善教者末如之何也○論旨此進德之法而且明前章後生可畏之言即異與之類也四十五上

而無聞之言即法語之類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前解已詳

旨明君子教人之法不以此則不足益人且專為異與之言補其義故特無友作毋友以示其主意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帥者三軍所設立

故雖眾守衛之猶可奪取也志者匹夫所自有故雖獨所執不可奪取也志者即指言主忠信者之志志

之可尚蓋如斯情者須興起焉○論旨即明忠信之用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

與敝謂古而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絮者也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言以至貧對

至富曾不介乎其意不佞不求何用不臧此詩邶風

語佞者心常抱猜疑也求者願得其物而以從其事也臧者執事順成之義也此夫子因稱子路又引之言苟如子路不佞求富貴名利而用此子路終身誦

心以有為則凡百事靡不臧者焉矣子路終身誦之

此子路欲終身誦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言是詩僅此詩以不怠也

道也終身止於此則其德遂不可得成何足以止於此日臧也○論旨明前章匹夫不可奪志者其心舍

名利也子路舍富貴亦固進德之道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歲寒譬飢寒困窮難忍之時也

後彫譬其操行不敢變衰也蓋君子平常之所務多在
在其心故其德不易見事變之所為專在其身故其
德易見也君子操行固非有異於平常與事變但於
人之所見或知或不知耳○論旨明不伎求富貴名
利者而斯操
行始可能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言同是一難事而知者則

知其處難之方故不惑而行焉仁者則以行難為其
常故不憂而行焉勇者則以趨難為所任故不懼而
行焉其德不同而其所到則一也○論旨即明遭歲
寒事變衆人或惑或憂或懼之事而三者皆可能後
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謂因古之經而緯今之事也

言可與其入共學詩禮之文然必非篤志之士則未可與適從其道可與適從其道然必非信之深執之誠者則未可與以其道強立可與

以其道強立然必非知變通權輕重者則未可與以
其道權合諸世變之宜也蓋學至於權則與道一矣
是以為最上焉○論旨明學
之序不可不知仁勇兼有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詩逸詩唐棣一說云即棠棣俗呼棠梨可從蓋以其花密比而

荒唐附遠為名也偏猶僻也兩而字意各在其句頭
詩意學者疑天命之難致因先證已與命相遠之意
日雖彼唐棣密比之華而亦偶有其花乖離偏反者
已正同之我非不思欲天命而唯其所在之室相遠
是以不能也夫子因評之日是其人未之切思也苟
切思則夫天命何遠之有也○論旨明前章自共學
至於與權其間似距絕然殊不然能思則亦不甚遠
且可與權之地位非知命則不能故以承此其勸學
親切
至矣

鄉黨第十 凡十 七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於者有別於他之辭恂恂猶循循也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同在故夫子常唯順從父兄長上所欲之意而未嘗敢自專是以宛似不能言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便便自由貌宗廟朝廷者士君子服政勤職發慮出謀所當事事之地故夫子毅然當任便便言之然亦未嘗敢妄發縱出誠唯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與舍音近侃侃其情意相待而相恃之意也誾誾心憚言而僅盡其所思之意也以上記夫子隨其所稱高下而其唯謹之間其氣象變又有別也下大夫分卑而且與夫子為同列是以其言語應對之間是非直指可不明辨視之猶已故侃侃如也上大夫位尊是以其言是非委婉而以出之辨可否曲順而以發之故誾誾

君在蹞蹞如也與與如也蹞蹞猶縮蹙也與與一委其命而不自作之意也夫子敬畏其君是以遇君在則為君尊所壓而其顏色容貌蹞蹞如也當其言事則一

唯欲待君命而奉之故與與如也○論旨此篇繫記夫子之容儀狀貌以備盡其文德溫藉之形象欲學者思之以得焉而此章先明夫子在國在鄉言貌之氣象隨地不同乃前篇所謂權之至善者而抑誠知天命之所致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所接賓者也勃如者氣動而色變也躩如者足盤辟而不敢亟進也蓋賓至君俄召孔子於眾臣之中使迎賓於是夫子受命起敬畏之心其受命之時色勃如也其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

如也趨進翼如也襜如言衣前後如襜帷垂不動也翼如言其趨進如鳥將飛而振翼也時夫子為次擯居中左則傳君言往揖下人右其手也右則傳賓言復揖上人右其手也以兩手推向前左右如身不搖揖故衣前後整齊而襜如也而其所立處相去遠故趨進然不因其急而亂其整齊是以翼如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禮賓退主君送出門外再拜賓避去君命

擯送而他擯或不必復命夫子則必復命以畢其禮也
也以不顧告者此其送但從賓後故夫子瞻望其背
視之不移是以明見其不顧而後告之敬其幽亦至
也○論旨此記孔子為君為擯之容者而以明夫子
氣平體和不因急遽而成威儀之不整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也夫子入公門其嚴敬

之至容貌極恭視瞻專一而鞠躬如也故立不中門

行不履闕闕門兩旁植木曰闕兩扉合處置櫺室扉曰

傍而不當根闕之中央蓋不敢尊大也闕門限也不

履之者蓋非為履之設也二句即實鞠躬如之容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

不在過之猶在是以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凡群臣入
者于門堂會集熟思然後入方過位之時或有因此
而言者亦以敬其位之故不敢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專意盡其言是以似不足者也

屏氣似不息者攝總持之意也齊裳下邊也將升堂

藏也息呼吸也既升近君恐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

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等階級也逞

之謂也怡怡神情暢爽也沒階下盡階也出堂降階

纓下一等則遠所尊故怡怡如也既沒階則疾行就

堂下序立之位其間翼如也既復其位則復待君命

是以心不敢寧貌不敢舒而蹶蹶如也○論旨此記

孔子入朝之容者而以明夫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蹠蹠如有循圭者天子分封諸侯則削玉為圭頌

勝下略重字如不勝其重也上如揖者謂以左手在

圭上拱護之下如授者謂以右手在圭下承送之皆

敬慎之至也勃如戰色者其顏色變如戰慄色也蹠

蹠步間促狹也如有循如循物而行以防或蹶也

論語精義 卷二

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從享禮有容色者乃發氣滿容也私覲愉愉如

也覲見君也愉愉喜悅有加也既公事畢而以私禮見愉愉如者展私好也蓋聘禮敬為始私覲和為終享禮則敬兼和也論旨此記孔子為君聘享鄰國之容者而以明其於大小禮咸靡所不立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為褻服前數章率皆以孔子冠之此章以下率屬夫子一已事故內而稱之更曰君子也深色由赤入黑曰紺蓋赤色黑者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玄在緌緇之間褻服近膚服也蓋紺緌玄緇黑赤者天地之盛色而朝祭正服多用之故不以為衣緣飾其外也紅紫當者間色而艷麗近斌媚故不以為褻服美其內也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出字下有一有之字非是皇本何但用葛以表之蓋與時令協也出出門也在家則不必然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羔黑色羊也麕鹿子色白狐色也

黃皆取其色之稱也褻裘長短右袂其溫也右袂較短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必有必要也優也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于燕居宜也去喪無所不佩玉藻

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自天子至士皆佩玉以象德也去喪平居也無所不佩必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禮服之下裳即端屬用正幅連續如帷近腰處繫積使狹今之裙也他裳則必殺蓋省費從儉也此與寢衣映見寢衣之非出於奢也羔裘玄冠不以

弔問喪曰弔弔必變其吉服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者嫌似不體恤人之哀也齊必有明衣布明衣也朝服緇衣也凡吉禮衣色皆尚玄纁其服色必從其正也

沐浴後所著清潔之衣也用布者尚質也至敬無文不言色承上亦玄也禮齊冠用玄則衣亦用玄可知

耳○論旨此記孔子衣服之禮者而先明曲禮之大者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變常食也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以潔其氣也居致

齊三日居于內也遷坐坐易常處也如不宿于內之類以易其心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飯也精鑿也膾細切肉也厭猶嫌也食精則味淳而能養人膾細則易消化而不傷人故不以爲貪奢

食饁而餲魚飩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

食失飩不食饁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自內爛曰飩而其色臭變也失飩誤失其烹調生熟之節也以上皆恐其傷人也

不時不食不時者謂凡食品不當可食之時則雖有不食也割不正

者謂肉割處不正恐其肉已腐敗矣故不食也醬者

交肉而宜和食者其醬與其肉不得其宜則亦恐傷

人矣故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人之氣

資穀以養肉味輔之肉氣勝則滯穀氣故肉品雖多

不使勝穀也蓋飯肉皆有量限惟酒無量限以不及

亂儀爲度也沽酒市脯不食沽賣也乾肉曰脯沽賣之酒市肆之脯皆或不潔故皆不

食不撤薑食不多食薑氣味辛香能散食氣故不與饌同撤而食然亦恃其薑不敢

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矣助祭於公所賜胙肉腥則烹而薦之熟則先嘗而頒之不過夜也家廟祭肉祭畢輒頒大約不出三日

日如出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故也

食不語寢不言食不語謂方舍哺時不與人交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

也瓜蓋必字誤古人祭食祭始爲食者蓋不忘本也夫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極恭敬如居齊之時也

論旨此記孔子飲食之禮

○席不正不坐謂雖偶坐身必與其所布之席相正而

坐也○論旨明夫子之所宜不止衣服飲食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以杖自扶者也禮六十杖於鄉飲酒

即鄉飲酒或射或賓興或蜡或尋常燕集也鄉人尚齒故夫子進止一視長者隨入隨出不先不後也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讎者恐其氣之來有害而內自驅除之名也蓋月令

歲有三讎惟夏不讎以陽氣正中也季冬陰氣方盛天子乃命天下大讎以逐寒氣周禮方相氏掌之阼

階東階也夫子之家預其所逐氣之戶列者而鄉人之所行乃鬼神之事矣故夫子敬其事而朝服且賓

鄉人是以自擇立於阼階故插於字也○論旨明夫子於鄉人無所不加敬而宜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猶遣也詩云雜佩以遺之再拜乃為所問之人非拜使者也於字首見不

加敬如此亦似無害者而然○論旨明夫子所敬不惟鄉人其於交遊

敬幽亦如此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饋惠贈也康子大夫

故夫子敬之不敢忤來意拜而受之也未達言未達知其藥能也不敢嘗以情實告也○論旨明夫子直實而不欺人是亦敬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馬室曰廐蓋夫子之家廐誤焚也退

朝自公朝退也廐焚則馬傷為必有之事而唯問傷人乎不問馬者雖忽卒間其平日愛人之至誠偶

然發見者也○論旨以明夫子之用敬出乎其至誠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

生必畜之食餽餘而賜所食之餘也故不以薦正席敬君賜也先嘗後頒賜以廣君惠也腥生

肉也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祭也生牲也畜之仁君賜也

豆間也禮凡食必祭賓主敵則賓先祭臣不敢祭而先飯也疾君視之東晉加朝

服拖紳東晉不敢以足向尊者所來入也身加朝服拖紳朝服拖大帶其上如平時見君然也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

大夫不可徒行然以君命召則亟趨不俟駕也○論旨此先嘗之者與前

不敬嘗相反映以明夫子事君而敬之迥別也

○入太廟每事問

解已詳前○論旨此承敬君之義而以明夫子敬國典謹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客死無所歸葬者權代其所親為殯若所

親無入則夫子亦為葬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死生患難

相救助即於我殯之類是其為大義如夫所饋者雖車馬尚此為通財之常義是故不拜也存祭肉者特

敬其祖考也○論旨此不拜饋與前拜康子之饋相反映且明夫子與朋友交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

尸者神魂所去之餘骸也不尸使神存其中也不容肉自足故不須

整容儀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

狎謂所親狎者褻謂燕見此以下即承不容更雜貌言其所變常者而其文意與前篇所言大不同讀

者須細辨焉此言見可哀者輒忘狎而變顏色見可敬者輒忘褻而改容貌也

凶服者式之

式負版者

式車上之禮憑軾致敬也負版持邦國圖籍者也凶服者哀其有喪故此其所式為

其人也負版者重其民數故此其所式為其版也其事本不同故轉文法耳

有盛饌必變

色而作

盛饌非大燕饗而盛陳飲食故必變色以示不安也作不坐也禮有折俎則不坐今盛饌

即折俎故

迅雷風烈必變

迅者其急疾出於意表之義也烈猶猛也迅雷風烈

皆天之怒氣而夫子心常敬天故為之變常也○論旨此章率皆明從無意處窺見夫子周旋中禮者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御者先升以綏授尊者其待綏之間少頃

而必正立所以存敬也執綏以車中不內顧不疾言其習於常不敢慢必謹如禮也

不親指

蓋有所疑則內顧有所怒則疾言有所欲則親指車中眾之所瞻視恐以驚惑人故雖久

坐之間亦必正坐如禮而不為此二者也○論旨承前式之記孔子升車在車之容者而以上率多曲禮

中之有微意者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二句蓋逸詩雉見人之貌色而能高舉矣舉則當遠去

然翔飛而後復集其勢稍緩不漸復疑故人乘其緩急之時而弋之則必獲也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子路共之山梁山溪之梁上也共供同鼻審氣曰嗅

嗅而作夫子誦詩歎之言其可弋獲之時蓋喻人漸親漸褻其心怠氣弛之時其人物可觀也子路誤以為為夫子

欲之獲因弋而拱之夫子則意子路以此做已故二

嗅而享其氣然夫子固不為食之故猶盛饌示不安

而起立也○論旨此章特總括一篇明觀夫子之聖德不惟鄉黨朝廷又當於其燕居從容振飾欲弛之時求之而以學習焉

論語講義卷之二終

